



记事本

儿时月夜偷南瓜

周丽

掰成了四份,我拿起最小的那把,一把塞进口袋里,溜烟地跑出去了——今晚,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们”包括兵、亮成家兄弟、书文、曙谷子、三昆、华粒古,当然还有我。

这其中堪称混世魔王的,是姓成的两兄弟,用大人的话说就是只差生出一对翅膀,简直要飞起来。常见得他们的母亲拿个扫帚追在他们身后赶,嘴里喊着:“真是无法无天了,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两天不抽皮肉发馊。看样子又是欠揍了!”

然而骂归骂,打归打,在成家兄弟的领导下,我们做下的“惊天伟业”却一件也没落下。比如摘板栗。板栗树是当年住墩尾的辉矮子的太爷爷栽种的,我们几个胆儿小的只会拿竹竿往树上猛戳,却怎么也不见掉下一个板栗。成兵在一旁冷眼瞧着,撸起袖子,把裤腿扎紧,说了声“看我的”,就双手合抱,双腿夹住树干,吭哧吭哧就爬上去了,把我们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不多时,我们每个人的口袋里都装满了刺人的板栗。这时却远远地瞧见一个人朝这边奔过来,不消说,是辉矮子的爷爷赶

不记得是哪一年的月圆之夜了,只知道那时还小,在离家几步远的小学读书。吃过晚饭后,母亲依旧在给爷爷奶奶送去两个月饼之后招呼我和妹妹还有父亲一起围拢在灶台边上,灶台上的菜碗里盛着一只月饼,现在知道那是五仁儿的,月饼被母亲

来了。我们赶紧朝树上的人喊:“快下来,来人了!”这成兵大概是急了,脚下一个不稳,竟然从树上滚了下来,只听到他捧着屁股哇哇大叫,原来滚下来的当儿,不偏不倚正好压在几个刺板栗上。

那个年代乡村的孩子除了上学就是玩闹,玩具是自制的,砍一段树干将一头削尖就是陀螺,架几条木板连成一块再装上滚轮就是滚珠车,将棕树皮搓成绳再打个结就是一根跳绳,当然这些玩具也有玩腻的时候。

这一回我们又想到了一个好玩的点子。听村里的老人说,中秋月圆之夜偷瓜,第二天主人家发现了必然大骂偷瓜贼,骂得越凶来年的运气越好。我们几个将菜地里的瓜菜逐个想了一遍,最后一致瞄准了学校后墙的那一片南瓜地。南瓜地与我们的教室只一墙之隔。窗外最美的景色,要数南瓜开花的时节。那些成群的蜜蜂、白色的蝴蝶、黑色的蝴蝶……被橙黄色的南瓜花吸引过来,它们拥在这一片菜地里,嗡嗡地叫,有的甚至还停留在窗台上。在阳光的照耀下,绿色的毛茸茸的叶子,黄得让人炫目的微微颤动的南瓜花,还有那笨拙的匍匐在地上的南瓜,这些构成了一幅极美的图画,“五彩缤纷”已经不足以形容这一片生物勃勃的景色了。

橙黄色的南瓜花朝阳招展着,引得教室里的我们常常探出头去。更不用说金灿灿的南瓜,虽被绿叶遮掩着,仍能被正襟危坐

的我们余光瞥见,当然有时候也会撞见班主任罗老师肃杀的眼神。

这天晚上学校里黑漆漆的,没有一处灯光。不过幸好有圆月的月亮照着,月亮走我也走,一直陪我们走到南瓜地里。

仍然是成家兄弟带头——摘瓜,书文和曙谷子搬瓜,我们几个小一点的放哨。

别看菜地只几个灶台大,结出的南瓜却不少。当我们教室里传出朗朗读书声时,南瓜青绿而光滑的外表逐渐变成橘红、浅黄,据说南瓜在夜晚长得最快,特别是月夜。

“摘了两三个了,够了吧?”是亮子的声音。

“够了够了,是摘着玩,又不是真的要吃,好歹给人家留着点。”成兵连连点头说。

摘来的南瓜最终由书文他们几个藏在曙谷子家牛栏后面的柴堆里,我揣着忐忑不安的心往家里走,偶尔也抬头看看月亮,月亮也在看着我吧,这才想起口袋里还有一小块月饼没吃呢。

然而第二天我们并没有听到骂声,连我家屋后最喜欢骂人的毛三

嫂也不见出门,这倒让我们觉得很无趣起来。

就在我们快要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天上语文课,罗老师说:“今天我们来写篇作文。大家看到窗外的那片南瓜地了吧,是我今年种的试验地,没想到长得很好。我们就以《南瓜》为题吧。”

很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我写的那篇《南瓜》,虽然其中不乏错别字,但是依然被列为优秀作文。那些与南瓜发生联系的日子,犹如一个个橘红色的朦胧的灯笼,暖暖地挂在我的记忆之树上。

随笔

粉子肉

刘铁建

攸县的粉子肉有三样:新鲜粉子肉、腊肉、晒肉。

新鲜粉子肉易做,吃着方便,自然吃得更多。做粉子肉一般取五花肉和脖子肉。五花肉肉且肥且瘦、肥瘦相宜,最合适;脖子肉肥肉少,筋道,也不错。肉切大块,多大呢?并无定准。有的有巴掌大块,又厚实,有的只小香干豆腐那么大小。我内心还是喜欢切得粗的,不仅吃着更香,还体面,所谓“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追求和赞赏的就是那股豪爽劲和大方气。切好腌盐,借腌出的一点水份掺米粉子,海碗里叠着放,蒸。

以前的米粉是石磨磨的,粗细正好,现在都是机器打的,过细。白米里都掺红曲米,粉出来的肉呈暗红色,蒸出来便是大红、枣红了,看着就暖心。以前用铁鼎蒸,肉熟却不塌,口感强;现在高压锅压,易熟,却也易塌,肉上桌,软软

的没力气的样子。我蒸肉,还是老法子,没有铁鼎,用不锈钢锅代替。需时长一点,不就多点耐心吗?肉好吃,值得。

做粉子肉腌的时间长些,用盐把肉里水份“咬”出来,腌粉子后熏烟火,上灶灶,须注意的是:熏焙必小火,火大肉出油,滴油一多易造成火灾,因小失大的事并不是未发生过。做此肉并不需放红曲米,烟熏火烘之后自然成了黄澄澄的颜色,稍蒸即熟之后,肥的部分黄亮亮,瘦的部分呈好看的锈红色,蛮诱人的。此肉香,说香飘十里有点夸张,香飘五里应该没问题的。

又想干爽透香的肉,又想不碰烟火,那就晒晒肉。腌好粉子,无须熏烟火,只管日头底下晒。篾盘箕装着,早饭后端出,傍晚端进。端个五、七、八日,成了。随吃随蒸,最好别用压力锅,本已半熟,普通锅稍蒸即可。就着米饭,或且呷一口米酒,细嚼慢咽之际,除了肉香,尝到的便是太阳的香,太阳的味道。有人问我:太阳也有味道?我说:有。又问:什么味道?我说:去吃晒肉,吃就知道。

回忆录

穿凉鞋的惬意流年

何龙飞

小时候,到了热天我就想,要是能穿上一双凉鞋,那一定是幸运而惬意的事。

我家穷,连温饱问题都未解决,买凉鞋,要花钱,会让父母苦恼。可我看到小伙伴们穿上了崭新的塑胶凉鞋,觉得很羡慕,心里羡慕极了,便还是嚷着要买。父母掂指算过收入后,依旧摇了摇头。这下我可憋屈了,眼泪滚落了下来。父母见状,赶紧安慰:“满崽乖,我们好生挣钱,等宽裕了再买哈!”目睹父母的认真样,我只好抹掉眼泪,点了点头。盼啊盼,终于盼到了赶场的日子,我屁颠屁颠地跟着父母前去。不经意间,见有塑胶凉鞋在卖,而且摊主在竭力地吆喝:“凉鞋,凉快!”好看的凉鞋哦……如此煽动,我岂能不动心,拉着父亲的衣角,“唔唔”地嚷着还是要买凉鞋。父亲下意识摸摸裤袋,再看我这执着、可爱的样子,“哎”的一声叹息后,一咬牙,掏钱买下了一双塑胶凉鞋。穿上新凉鞋时,我顿觉脚下生风,惬意的心境油然而生。于是,我自然把父亲当成最懂我的人。

行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健步如飞,不时地跑着跳着,感到无比的轻松、快乐,甚至还唱起了《一闪一闪亮晶晶》《歌唱二小放牛郎》等儿歌,引来路人的赞叹,父亲见状笑个不停。

到家了,母亲见到我穿的新凉鞋,既感到意外,又为我能实现心愿感到高兴。“走几步给我看看!”母亲觉得稀奇,叫我展示给她看。我照办不误,母亲连说“好—好—好”。听着母亲的夸赞,瞅瞅脚上的凉鞋,刹那间,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那个夏天,我穿着凉鞋到处跑,或与弟弟一起在坝上玩游戏,或与同伴们一起上山“打仗”“藏猫猫”,或到坝上捉蜻蜓、挖野菜,极尽欢乐之能事。不过,这奔跑、钻山林或到斜坡上玩,会让塑胶凉鞋

歪斜着很大受力,时间一长,坏得快。母亲发现了我的行踪,及时提醒我注意爱惜凉鞋,不然,坏了就别来。我当时点头同意,可玩起来就忘了母亲的话。待到那双凉鞋真的出现小裂痕时,我才慌了。后来,在游玩中,我尽量选择平地,为了爱护那双塑胶凉鞋,粘有灰尘或泥巴了,我用水洗或刷子刷;有汗味了,我用肥皂清洗掉;对于放置地点,则放在室内阴凉处,不拿到屋外暴晒。做完这些,我的心里便踏实了。

穿着那双凉鞋,我意气风发地赶场出街,增强了自信,乐在其中。弟弟经不住诱惑,缠着父母给他买了一双同样的塑胶凉鞋,以求分享快乐。那时,借助塑胶凉鞋的优势,我觉得自己即便背着书包,走起路来也轻便,以至于上学从来没迟到过,到外婆家玩,需翻山越岭、上坡下坎,我照样走得轻松、愉快;暑假,凉鞋带给我更多的清凉与爽快,调动我学习、做作业的主动性,激发我热爱生活、感恩父母的热情。直到晚秋时分,我才暂别凉鞋,把它珍藏在楼上干燥处。

第二年热天,那双塑胶凉鞋又重新派上了用场。我穿上它,乐此不疲地享受着它给我带来的轻便与惬意。父母都是望子成龙心切的人,找准时机启发我:人啦,就得像塑胶凉鞋那样,轻巧,实用,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只要锲而不舍,总会到达胜利的彼岸。

到了第三个炎热的夏天,那双塑胶凉鞋再次出现了断裂。我心痛极了,赶忙找到母亲想办法补救。母亲二话没说,拿起针,穿上线,把针头在头皮上磨几下,便开始缝补。这下,又可多穿一阵子了。我欣慰不已,又恢复到以往生龙活虎的状态中。然而,没过多久,塑胶凉鞋又坏了,那就再补。折腾几番后,那双凉鞋彻底坏了,不能再穿了,我失落起来。“没事,凉鞋坏了,再



买一双就是的。”这次,父亲有了底气。果然,到了赶场那天,我的第二双塑胶凉鞋穿在了脚上。

后来,泡沫凉鞋应运而生,走进了乡村市场。手头渐宽松的父辈赶潮流地给我和弟弟买了泡沫凉鞋。日复一日,无论雨天还是大热天,我们都走得轻便、自信、快乐。我们的学习成绩日渐提升,还考上了各自理想的学校,父母更是引以为荣。

参加工作后,得注意形象了,泡沫凉鞋档次较低,已登不上大雅之堂。我于是不再买泡沫凉鞋,改买或定做皮鞋了,尤其喜欢三接头皮鞋,走起路来不仅凉爽,更更有风度。于是,后来,我穿着皮鞋,洒脱自如地赴一场场相亲,迎娶到了知心爱人。我信心十足地开拓事业,收获了肯定,不仅拥有了物质上的踏实感,精神上的富足感也随之而来。

孩子在我的影响和带动下,也爱穿一双双漂亮且实用的凉鞋或凉鞋鞋,穿出去气质、清凉与舒畅,度过一个又一个愉快的热天。每每看到她们自信且知足的模样,儿时穿凉鞋的惬意流年便在记忆中纷至沓来,只任那些真情和挚爱温暖我的心灵。

散文

大坝 丰碑

颜雪华



我是土生土长的酒埠江伢子,家就在酒埠江大坝的附近。那些事的发生有些许遥远了,可仍然时常从脑海的深处泛起。

我步入学堂第一天的下午,金风爽爽地吹拂着我的脸蛋。爷爷拽着我的小手,攀上了高高的坝,说“宝贝,这大坝是爷爷修的”,眼里透出着自豪的目光!

我念中学的头一天下午,秋风涩涩地摇曳着桐花树叶。爷爷又牵着我的手,登上了那宏伟的坝,说“孩子,这大坝是土坝,是爷爷们用双手堆成的”,眼里透出着辛酸的目光!

我上大学的前一天下午,南风裹着桂花的香气儿。在我的搀扶下,爷爷又爬上了那巍峨的大坝。说“伢子,大坝的发电与灌溉已经惠民了。但是,坝上的美景仍然没有得到更好的开发和利用”,眼里透出些许期待的目光!

大学毕业后,我成了家乡旅游区的一名普通导游。曾经无数次带领我的客人

领略着那大坝的伟岸,诠释着大坝的过往,宣讲着酒仙湖的风韵与靓丽!神情里充盈着满满的自豪和惬意!

又是秋末的那个傍晚,冷风嗖嗖地拍着窗,那是我撕心裂肺、刻骨铭心的时刻。爷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让我俯身床头,他颤抖的手从胸口掏出了一枚修筑大坝的纪念章,放在我的手心里,说“孩子,这是爷爷一生的骄傲,你要把它珍藏,将来传给你的子孙。”话音刚落,就遗憾地闭上了眼睛。

爷爷就葬在大坝对面的山岗。他说他要看大坝的变迁。把爷爷送上山的第二天,我又一次登上了大坝。瞅着酒仙湖的婀娜,眺着环湖游道的蜿蜒与旖旎,我驻足坝顶,思绪万千,耳边响起了爷爷们的劳动号子。

为解决湘东地区旱涝交加的困境,1958年10月31日,万人誓师大会在大坝的选址上隆重召开,雄壮的誓言响彻云天。数万民工演绎了攸县版的“愚公移山”。爷爷率先报名,成了建设大军中的普通一员。当年条件简陋物资匮乏,靠的是人工的肩挑手抬。爷爷搬父母,扛上农具,起早贪黑吃住在地茅棚……

1960年2月,大坝胜利竣工,工期提前了一年半。这条长350米,顶宽5米,底宽273米的土坝,截断了攸河水,“高峡平湖”的神奇景观成为实现!总干渠的开凿,四大支渠的拉通,把这江幸福之水,送到了攸、醴、萍“两省三地”!湘东大地变成了“鱼米之乡”!酒埠江电站的发电上网,给闻名遐迩的攸县“五小工业”提供了不竭的动力,给攸县人的生活带来了光明!

沸腾的声音渐渐隐去,大坝雄伟依然,静静伫立。它见证了历史的辛酸与泪水,见证着今日的幸福与安康,还见证着“铁军”的磅礴力量!

美文

麦芽糖

唐晖



小时候,我经常在街尾巷口遇见一位卖“打破糖”(麦芽糖)的老大爷,他身材瘦小,手指却异常粗壮,想必是长年累月辛苦劳作的缘故。他头戴灰色毛线帽,身系藏蓝色围裙,脚穿黑色棉鞋,手扶着一个小平推车,上面放着一个小铝盘。起初,我并不清楚盘里黏黏的东西是何物,旁边的阿姨叔叔说:“老爹爹(老大爷)是卖‘打破糖’的,已经很多年了。”说着说着,我似乎闻到了诱人的香气,那甜到心坎的滋味从记忆深处唤醒,不禁咽口水。

想起小时候,看到老大爷过来,我便立即停止手中的事,缠着前来接我放学回家的父亲,央求道:“买点‘打破糖’吧,好久没吃了。”他一般不会爽快答应,“你不怕黏住牙齿吗?”又拿作业、学校表现、蛀牙之类的问题做托词。我一一应付,三句话不离“打破糖”。父亲终于松口:“那你以后要好好听爸爸妈妈的话。”我连连点头,冲到巷口边,敲开嗓门高喊:“买‘打破糖’啦!”

讲明价钱、问明两数,老大爷麻利地一手拿着铁片,一手握小锤,瞄准位置,轻轻敲打。坚硬的麦芽糖被切出一小块,他用小杆秤称了重量,拎到我的眼前展示:“小伢子(小朋友),你看。”然后再根据我的要求把糖分

成小块,放进小铝盘里。我迫不及待地凑上去,舔了舔,甜得直冒口水。那甜味,一直留在我的舌尖,久久不散。

麦芽糖在不同的年龄、际遇品尝,有不同的味道与感受。少年时,麦芽糖是甜蜜的梦想。麦芽糖初入口时的坚硬,何尝不是少不更事的固执;周身不均匀的棱角,何尝不是自以为是的个性?那时的我们有韧性也任性,暂时还不会隐忍,非得借助外力敲打、锤炼不可。

壮年时,麦芽糖是甜蜜的责任。成年人怎会两肩空?家庭、事业皆是催人奋进的动力。即使遇到困难,也学会了从容面对。

年长时,麦芽糖是甜蜜的回望。满口生香变成唇齿留香,回忆是最浓烈、最珍贵的酒。此前一路走来,分明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此刻回头凝望,竟如身处长长的隧道。

如今,麦芽糖的芳香和卖家的身影早已成为回忆,父母亲所在的工厂、住所都发展成为商业步行街。当年的小伙伴也长大成人,离开了喧嚣的童年“游乐场”,他们尝到生活的谐谑滋味之后,会怀念起麦芽糖的味道吗?